

我想不管吃什么，拎什么，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爱好，只是要量力而行就好，如果是吃天萝丝壳的生活水平，就没有必要去吃羚羊犀角了。

老人人格话好做药

李剑峰/文

俗语流传于民间，是人民群众对生活和劳动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对世相的描述。如题，就是一句俗语，意即老年人有生活阅历和经验，他的话可以成为你的行为指南，让你少犯错，少走弯路。还有一句俗语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以互为佐证。

不妨，我信手拈来几句当地的俗语聊聊。

“三夜霜，暖如汤；三夜雪，冷如铁”。这是我少年时，在一册手刻油印的叫“农谚”的本子上读到的，当时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是社会实践，分组进行学农、学工、学开拖拉机、学写作等，这是某所学校一个组的实践结晶，应该是进村入户，调查搜集获得。农耕时代，没有先进的仪器，发达的科技，劳动人民只能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发现天象规律，比如，从朝霞和夕阳判断今天和明天的天气，从风向判断对植物和生物的影响。于是，有了“困醒发大雾，只管洗衣裤”“蛤蟆树上叫，雨水必定到”等俗语。

“番莳芋头各行”。这是30年前，我听一个厂长叙述一件事后，所说的俗语，意思是这根本是两回事，互不相交，字面意思也就是讲番莳和芋头是各种一行（垄）的。我有时候记性相当好，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到这句俗语，至今还记得。今年我把这句俗语写进《石夫人》剧本中：私塾先生女儿秀秀出嫁时，富商还来纠缠，于是，秀秀唱出：

番莳芋头各一边，
人以群分俗话在。
你过你的富日子，
我选择我姻缘。

尽管为了押韵，把本应“各一行”改为“各一边”，意思有点差别，但不是太大。与这俗语相反的，叫“天萝丝白扁豆绕牢一棚相”。

“赚嘴张嘴，赚柴张嘴”。意思是被赏吃喝，是因为会说话的原因，挨打受揍也是因为说话的问题，说明如何说话是多么重要。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纠纷、冲突，百分之八十不是因为事情本身，而是说话的态度和口气。想想也是，起码我是这样，有时候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却闹得不快，就是不会好好说话。以前是忽视，甚至是故视所谓的情商，因为认为这包含不真实，虚情假意，我们珍惜的是所谓的纯真，直来直去。现在重新审视，情商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多么的重要，有肚量，会斡旋，哪怕是自己与自己斡旋，不会一点就火，一火就爆，会说话，体贴人，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舒心曲，温柔乡。

“百货中百客”。货有各种各样，每一件货并不能让每个顾客都中意，但每一款货总有一个顾客会喜欢。这句用在做生意上的俗语，有时候也会引申到男女找对象上，给男女以自信，给苦苦等待者一个“理论依据”。

“一分钱难倒一个英雄汉”。意指珍惜钱财，哪怕是一分一厘，急用时也可以救急。可现在有一批“月光族”（把自己当月工资花光），我曾在一档电视节目里看到，有一个姑娘甚至自称“星光族”——一个星期把发到的月薪花光。我曾试图追寻这批年轻人这个消费观形成的缘由，他们是不是因为没有体会过没有钱的辛酸和艰难？我记得有句俗语叫“缸底有米，心里勿慌”，可见那个年代人们的祈求是多么的低，生活是多么的不易。但同样以前有俗语“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等俗语，或许这与时代和贫困无直接关系，与人的秉性和观念有关。

“有铜钿羚羊犀角，呒铜钿天萝丝壳”。讲的是调理身体，吃“凉药”，有钱人与穷人或者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有钱的当然用高级的稀罕的物品，没钱的则用日常的身边的东西，但其实作用是差不多的。我也曾在文章中读到过，拎LV包和塑料袋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讲究个心理和档次。我想不管吃什么，拎什么，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爱好，只是要量力而行就好，如果是吃天萝丝壳的生活水平，就没有必要去吃羚羊犀角了。

“老人人格话好做药”，流传下来这么多包含着知识、智慧的俗语，但并非人们照着做，天下就太平了。我忽然想到一句俗语，叫“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那是告诫人们，不要羡慕做贼的在大吃大喝，一旦被抓，要受到惩罚的，那是劝人们要从善从良，如果都理解了这话，那天下就无贼了，但不管怎样，这天下还是有贼。我又想，做贼的是否把这俗语变动了一下，成为“只见贼挨打，不见贼吃肉”，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还记得一个“网红”的视频吗？一个因盗窃好几次进派出所的小偷，手被铐在窗上，面对记者的提问：你有手有脚的怎么不去打工？他回答：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所以老年人的话还是在理的，至于听不听得进去，照不照着做，这是每一个人的事。



江鑫荣/文

(上接10月16日2版)

薛承听完大致经过，忍不住问道：“还有其他消息吗？我担心叶

绝处逢生第二十六章 迫在眉睫（下）

潇还有别的诡计要对付我们。”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已经让喻婧去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叶亦双说。

正在这时，喻婧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甚至连气都没有喘匀就说道：“原来我们都曾被叶潇给算计了，早在几天前，丽温那边就谣言四起，全都是关于我们公司的，版本很多，总之不堪入耳。”

“什么谣言？”叶亦双慌忙问。

“这几个月，我们公司接连失标，又都是输给磊天集团，结果这件事莫名其妙地被传开了，而且以

讹传讹，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公关危机。”喻婧义愤填膺地说道。

薛承一拳砸下去，恼怒成恨，

“岂有此理！”

“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的鬼！太

可恶啦！”叶亦双怒斥道。

喻婧被薛承的举动吓了一跳，愣了愣，“后来这件事越传越离谱，已经严重影响到宏远集团的运营，结果我们就成了一群罪人，董事会决定派人过来整顿。”

“叶潇终于还是按捺不住了！这回彻底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这出闹剧应该是他早已预谋好的。这个混蛋，始终还是觊觎这里！”薛承骂道。

喻婧点点头：“我还打听到，这次的派遣行动可是得到了高层们的一致赞成，而且他们向叶潇提议必需要及早解决这场危机。”

薛承咬咬牙，脖子上的青筋暴涨，怒不可遏。“看来叶潇花了不少心思，他不再是几年前的那个纨绔子弟，他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叶亦双被气得泪水夺眶而出，骂道：“这个绝情绝义的混蛋！”

“薛总，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由着他们这样胡闹吧。”喻婧实在想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一脸沮丧。

“薛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叶亦双一脸茫然地问，突然，她又想到了办法似的，哽咽着说：“我要回去找我妈，我要回去找宗室的人，我要他们还我个公道，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薛承沉默许久才轻声道：“只能先这样了。”

事情紧急，叶亦双一刻也不敢耽搁，出了公司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母亲的住处。她事前没有通知自己的母亲。当她进门看到母亲后，由于心中的委屈使然，她很想抱着母亲痛哭一回，她的眼眶即刻就被泪水模糊了。

女儿久未归家，卫贤君一看到叶亦双出现，立马露出惊喜的笑容。同时，当她看到女儿的神态，又骤然感到不对劲，慌忙问道：

“小双，你这是怎么了？”

叶亦双像个孩子一般跑过去抱住母亲，鼻子一酸，眼泪倏然决堤，“妈妈！我想您了。”

卫贤君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就像小时候哄她一样，“你怎么了？”

叶亦双抹了抹眼泪，对母亲挤出个笑容，“看到您高兴。”

卫贤君明白女儿一向要强，若不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轻易不会落泪，她的心抽了一下，感到很担心，连忙追问道：“孩子，你有委屈就快点告诉妈妈。”

叶亦双一听，眼泪又不禁地顺着脸颊滚下来，“妈妈，我心里难受，我就想见见您。您的身体还好吗？”

卫贤君紧紧握住她的手，露出一脸的慈爱，语气坚定地说：“快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替你解决，相信妈妈。”

叶亦双哽咽道：“是叶潇！他欺人太甚了！”

“他怎么会欺负你，他不是一直在丽温吗？”卫贤君当场就怔住了，感到事情复杂。

“他不守信用，背弃了当初的承诺，派人插手祁阳事务，现在连公司都被他霸占了。”

卫贤君听了，表情立马变得很愤怒，忍不住责骂道：“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他简直是太肆虐了，把叶家的脸面都丢尽了！”

“妈妈，您一定要给我做主，他太欺负人了！”叶亦双抽泣道。接着，她又把整件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卫贤君，寄希望于自己的母亲能帮自己讨回公道。

卫贤君听完后勃然大怒，立刻拨打电话准备质问叶潇。却不巧，叶潇的电话始终传来一阵忙音。

卫贤君轻轻抚摸女儿的脸，一时间想起了曾经对她的宠爱。“请相信妈妈，这次，妈妈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谁阻止都没用。”

叶亦双感激地点点头，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像个弃儿一般流落人间了！

（未完待续）

黄龙

张明辉/文

下车，夜宿松潘古城。天有些凉意，比起都江堰的和煦，温度下降了许多。客栈天井的灯亮了，仿古花灯，透着古朴的暖意。

穿上一件保暖外套，出门，往附近的老街闲逛。街上灯火通明，大凡古城都有一条这样的老街，平日里售卖当地的土特产、小吃。因着游客的到来，夜市分外热闹。

次日晨起，温度降至6摄氏度，霜冷。此地在历史上为唐代边防重镇，曾发生过唐蕃松州之战，后文成公主和亲入藏，途经松潘草原，呼曰：“兴师相戕罪也，余将和睦唐蕃。”可见，战争往往会使生灵涂炭，殃及百姓。如今，有藏、羌、回等22个少数民族筑居于此，相安无事。在老城墙根，那些长条形的青砖爬满青苔，镌刻着往日的流光。

此次行程，我是跟团，故不用自己做攻略。领队提前让我们在网上预约黄龙景区的感恩门票。因浙江对口四川阿坝州援建，浙江游客可享受免费门票，只是到景区还要购买缆车票。

黄龙景区位于岷江主峰雪宝顶，下临涪江源流——涪源桥，是一条长7.5公里、宽1.5公里的缓坡沟谷。沟内布满乳黄色岩石，远眺似蜿蜒于密林幽谷中的黄龙，黄龙沟因此得名。

到达景区，海拔约2800米，坐缆车上行至3500米左右，随后步行。四周植被茂盛，我在平缓的山道上行走，并无任何不适。在一处观景平台，视野开阔，和煦的日光落下来，铺满翠绿的山野，如丝绸般流动，令人心头也变得柔软。远眺，皑皑白雪覆盖着山峰——雪宝顶，有着纯银般的质感。

一直往山里走，黄龙的秋意才显山露水。枯黄的树叶悬在枝头，在远处的山坡上蔓延。不知名的树木浓荫蔽日，与高山草甸、流水构成一幅无比欢快的油画。天蓝得纯净，林间传来清悦的鸟鸣。不时会有黑白条纹的松鼠拖着长尾蹿到路边，短腿迅速移动，飞快地从我脚下溜走，那样随心所欲，毫不惧生。

这一路上，我置身于黄龙的大山中，与草木为伍，与流水作伴。我居住在城市中时，享受着高科技，便捷的物流，面对着各种物质的诱惑，却也常常会在人群中迷失。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这里行走，喜欢这种人与自然最直接的亲近方式，得以尽情吸氧，让心灵放松。

离雪山越来越近了，仿佛触手可及，这倒催促我加快了脚步。当我走过木栈道，登上一侧的观景台，便眼前一亮，梯田状的五彩池呈现在眼前。黛青色的池水，如翡翠一般镶嵌在一处开阔平整的山脊里。水质纤尘不染，纯净无比，心也跟着荡漾起来。当我从观景台下来，靠近池边，水面又呈现出蓝绿色，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经科普才知道，这是因为光线中以蓝光为代表的短波光在水中产生很强的折射和散射作用，由于人眼对蓝光比较敏感，因此洁净水色多为蓝色。

其次，池水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钙晶体颗粒，能强烈散射蓝光，使得彩池呈现蓝绿色。此外，部分彩池中的水非常适合藻类生长，颜色各异的藻类聚集会使池水呈现不同的色彩。

黄龙有“四绝”，彩池、雪山、峡谷、森林，再加上滩流、古寺、民俗称为“七绝”。黄龙寺在五彩池附近，我便进去转了转。相传黄龙助禹治水有功，为祭祀而修庙立碑。更有传说黄龙在此修道成仙，故塑黄龙真人坐像。据《松潘县志》载：“黄龙寺，明兵马使马朝觐建，亦名雪山寺，相传黄龙真人养道于此，故名。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现存前寺，独守这一方山水。从寺右侧下台阶，有溶洞，洞中滴水，其间有石灰质溶液凝结而成的钟乳、石笋、石柱等等，仿佛进入洞天幽府，清凉无比。

看完五彩池，从海拔3500米处沿着木栈道下山，沿途的彩池形态各异，不计其数。有争艳池、明镜倒影池、盆景池等等。或池水清澈，光洁如镜；或池中深邃，云影徘徊。在有落差的地方，溪流湍急，化为瀑布，如碎银般激荡。

在这里，大自然就像一位神奇的画师，用调色板在黄龙的山林上任意涂抹，层林尽染。又使黄龙之水争奇斗艳，蓝绿、青绿、金黄、翠绿、酒红……溪水时而欢快奔流，时而在池中静若处子。

没有牵绊，在山中时走时停，仿佛这一日过得很快，任何琐事都与己无关。日子清浅，可以只顾品山读水，看天上流云。

木棉花开（一百零一）

不惑/文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文学社组织了第二次活动——去和州城郊三峰寺秋游。

三峰村坐落于和州城郊谷雨村后三座连绵的山峰之中，无论是远观还是俯瞰，寺庙都犹如三山怀抱中的宝珠，也因此而得名。正值深秋，天高云白，收割完的田野里稻茬衰黄，透着丰盈后的萧瑟，而尚未燃尽的草木灰正袅袅升起灰白的薄烟，带给人一种苍凉的诗意。遍野色彩缤纷的树叶构成一幅天然油画，淙淙溪水与啾啾鸟鸣又恰如其分地驱赶着山林的寂静。

此次秋游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但文学社竟然全员参加。几个交际能力强的，从学校附近的居民家借来几口锅，现在正从溪边搬石头垒灶，一些社员分散在树林中捡干草和枯树枝，另一些则在溪水

边清洗带来的菜和肉。

二十八人，分成四组。木棉自小就会做饭，便成了主厨之一。另外三个主厨中，一个名为卢大伟的格外引人注目。他人高马大，说话风趣幽默，做的菜无论色香味都可圈可点，据他自述，他家祖上三代都是做餐饮的，所以他血液里就流动着名厨的基因。英雄惺惺相惜，加上两人都来自海城县，于是，互相佩服的木棉和卢大伟便结成了革命友谊，在之后的岁月里，基本不交流文学，而纯交流厨艺了。

联谊会及秋游之后，私下里，社员的小群体活动也多了起来，甚至，有几对还谈起了恋爱。只是遗憾他们年龄太小，心志过于薄弱，对未来的迷茫和社会风浪的恐惧，而肩膀又太过稚嫩，终究没有一对走到最后。

酝酿活动作品的过程中，木棉把当时的画面重播了一次又一次。她并不擅长写诗，于是便写了一

篇散文，洋洋洒洒，两三千字。

交给社长罗鲲的时候，是某日晚饭后。他打开认真细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木棉便和他探讨，交流之后觉得有道理的，便当场修改了两处。

罗鲲兴起，便把自己的诗歌拿出来给木棉看，让她提提意见。

读诗时，木棉的心情历经了起伏的过程：平静——惊讶——折服。原本她还怀疑他是怎么当上文学社社长的，因为联谊会上他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任何乐器，绸花落在他身上时，他勉为其难地朗诵了一首诗，幸好嗓音天生磁性，否则别的社员还以为他走错了地方，要知道古代的那些墨客骚人，可都是集十八般武艺于一身的。再有，秋游野炊时，从洗菜到出锅，他一根手指都没动过，结果，揭开锅盖后，他竟然拿着筷子从这一组走到那一组，巡回从锅里捞东西到自己碗里，太损形象了。但

此刻，眼前的这首诗读来让人宛如置身诗中意境。真没想到罗鲲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黑绅士能写出这么细腻而饱含情感的诗句。

见木棉眼珠定定的，罗鲲眉头皱起，没想到自己的诗歌竟然有让人变傻的效果。于是，他便按照通俗诗本里的做法“咳咳”来了两声。木棉被他从重播画面拉回到直播现场，眼珠在他身上来回溜达了几圈，罗鲲得意地暗暗对自己说了一声“耶”，这台词果然有效。

见木棉“活”过来了，罗鲲转而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木棉会意，缓缓开口：“罗社长，真没想到你的诗歌写得这么出彩！你看，这一句，这一句，还有这一句，都极具画面感，令人身临其境！”

木棉一边指着纸上诗句一边说，罗鲲便凑过去看。这时，活动室的门被人推开，卢大伟伟岸的身躯就立在那里，那画风，像极了警察破门抓现行。

（未完待续）